

重生与蜕变

——新编现实题材藏戏《次仁拉姆》创作谈

朗加旦增

次仁拉姆,被誉为“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她的故事如金子般闪耀,影响了几代人。她于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带领11户朗生(农奴)组成农业生产互助组,促进生产。1963年10月受到毛主席等时任中央领导的接见,197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次仁拉姆的一生见证了西藏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是个非常好的创作题材,西藏藏剧团决定将次仁拉姆的故事搬上舞台,并将此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主题献礼剧目。

为了创作藏戏《次仁拉姆》,我和同事们四次采访笔端之年的次仁拉姆老人,还多次到她生活过的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体验生活,深深地被她的人生所震撼,感觉用“重生与蜕变”比喻她的人生轨迹恰如其分,创作动力与信心更足了,在采访与创作的过程中,她的故事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坚定信念:无论生活环境多么艰难,次仁拉姆都坚信自己能够获得自由和幸福。这种坚定的信念是她克服困难的动力。

反抗压迫:次仁拉姆不屈服于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勇敢地对不公正和压迫说“不”,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权利。

追求自由:次仁拉姆对自由的渴望驱使她不断努力,最终实现了人身自由。

成长与进步:次仁拉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成长和进步,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生动诠释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团结互助:次仁拉姆带领朗生互助组取得佳绩,体现了团结互助的力量。

感恩与奉献:次仁拉姆在获得解放后,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展现了她的感恩之心和奉献精神。

社会变革的意义:次仁拉姆的经历反映了社会变革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在这些启示的鼓舞下,全团上下齐心协力,新编现实题材藏戏《次仁拉姆》在短短的时间里得以搬上舞台。这部剧揭示了旧西藏黑暗反动残酷落后的历史事实,以次仁拉姆的一生为故事脉络,讲述昔日饱受生活摧残的朗生们(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互助组,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过上幸福生活的伟大历史实践,通过她的生动故事,立体展现西藏百万农奴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奋斗历程,以小人物、大情怀的手笔,呈现出了一段段催人泪下、不懈奋斗的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实践。

截至目前,新编现实题材藏戏《次仁拉姆》在杭州、拉萨、山南市、日喀则市、阿里地区等地共计演出90余场,观众人数达14万余人次;先后荣获“西藏自治区2019年度文艺创作扶持项目”“文旅部”庆祝建党100周年舞台艺术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名单(百年百部)”“国务院扶贫办全国脱贫攻坚舞台艺术优秀剧目”“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文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晚会优秀文艺作品”“文旅部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重点原创剧目专家支持项目”“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九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提名奖”“西藏自治区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

为了铭记西藏人权发展史的光辉篇章

——评话剧《不准出生的人》

赵红帆

1964年,刚成立一年多的西藏话剧团创作了一部反映西藏农奴社会问题的话剧作品《不准出生的人》。故事以1940年前后西藏社会为背景,农奴恋人扎西和央金在庄园女主人珠玛和朗色佛爷的阻挠下,无法完婚,他们的孩子也被宣布为“不准出生的人”,命运备受摆布,经历了种种磨难和生离死别,直到民主改革后,父女才得以相认。该剧通过一个普通西藏农奴的家庭命运,展现了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与压迫以及西藏民主改革后百姓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部话剧1964年春节期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演出后,很快在国内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各省话剧团纷纷排演此剧,还被改编为歌剧、京剧、豫剧、楚剧、越剧、沪剧、河北梆子、花鼓戏以及电影、连环画等艺术形式,在区外广为传播。同时《不准出生的人》作为西藏话剧团的经典之作,经过多次复排演出,在网上直播观众共计32万人次观看,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剧深刻批判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和农奴主对农奴的双重压迫,反映了农奴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下,人性的扭曲与极度压抑下思想的反抗、批判与思索以及民主改革胜利后他们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解放,这对于当代观众了解历史、感悟变迁是弥足珍贵的。

在这版剧中,扮演男主角扎西的演员嘉增达杰,有着与第一版老艺术家大旺堆一样魁梧的身形,他是200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第五批藏族表演班成员,他一上场,很多当年曾观看过首演的老观众就说:“大旺堆又在舞台上活了!”主人公扎西作为身处封建农奴社会中农奴的典型人物,内心存在着两种力量的冲突。一方面,他身上有着根深蒂固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的刻板行为,他对农奴主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态度,内心也承认并遵循着农奴制度,虽然他心中时时有不满和反抗的念头。另一方面,他追求个人及家庭的解放与幸福,但面对农奴主强大势力和其他农奴的反抗意识薄弱,他难以实施反抗。最终,扎西放弃了反抗或逃跑,是因为他爱着双胞胎女儿,不愿意因为反抗而使她们蒙受更大的伤害。这导致了他灵魂中两种对

冲的力量扭结与挣扎,这也是此剧中主角悲剧命运的深刻性之所在。嘉增达杰把生活在农奴主与革命者夹缝中、两种力量冲突下的复杂性准确地表达了出来。西藏话剧团穷达导演受经典电影《农奴》强烈的黑白对比的美学意识影响,请舞美设计、灯光设计和服装、化妆、道具等各部门在戏的前几场中,将舞台的色调统一在一个没有色彩的黑白世界里,视频投影的天就是那么小的一块,四周都被黑暗笼罩着,这一设计很好地表达了封建农奴制度下普通人的绝望和压抑感,也让这一版舞美颠覆了以往舞台剧版本在视觉表达中写实主义的执着。

剧中还通过描绘扎西大女儿达娃与进步青年强巴对于未来的展望,赞美了民主改革对西藏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舞台上通过转台的使用,将不同年代、不同地点、四季更迭与人物的形象质感相叠加,在第四场戏里,舞台上才第一次出现色彩,这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发出的光芒,穷达导演把剧中进步青年强巴送给扎西大女儿达娃的戒指换成了一颗五角星,并借用电影《农奴》中的台词,在这里通过强巴说出了百万农奴的心声:“东方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太阳,太阳的胸膛着一颗顶天立地的菩萨,他什么都能看得见,他看到这世界上最高最高的地方,有人受着最深最深的苦难,菩萨的手一挥,菩萨的兵跨过千山万水,来解救人们的大苦大难,每一个菩萨兵的头上都顶着一颗五个角的红星……”这里的舞台调度,将接下来剧情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帮助西藏农奴脱离苦难生活的行动给了与诗意的暗示,同时这个比喻与当地的佛教信仰非常契合,使之成为了剧中的点睛之笔。从七场戏开始,舞台上有了霞光,有星空和落日,舞台上的色彩逐渐多了起来,这寓意着党的光辉逐渐照亮了西藏全域,老百姓的生活逐渐出现了姹紫嫣红的美丽色彩。

在剧中扮演姐姐达娃的青年女演员索朗卓嘎说,有机会塑造一个离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么遥远的角色,既是挑战也是学习。剧中性格温婉柔弱的达娃遇到事情时常常是胆怯的,在妹妹影响下慢慢对强巴的爱情有了坚定的信心,又在强巴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从对自身命运的迷茫到最后坚定地站在寻求农奴解放之路的人群中。本来戏里有一场达娃临刑前和扎西大女儿相认的戏,索朗卓嘎不希望自己用呼喊、哭泣等概念化的情绪表达,如何找到角色该有的感情传递方式,在导演的指导下,在与扮演扎西的嘉增达杰逐渐的磨合中,她找到了角色心理动机与之匹配的外在行为的真实感。虽然最终这场戏因巡演时长问题被裁掉了,但是在排演的过程中她获得的艺术感悟对于一个演员已足够充盈。穷达导演回忆,很多小观众边看戏边流泪,有一个小女孩看完戏说:“我从今日起,回家后一定要对我的爷爷奶奶加倍孝顺,我才知道他们以前的生活那么艰辛,我还要加倍地认真学习,回馈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该剧首演60多年后,我们再次回看这部剧,再次评析这部剧,是为了不忘这段历史,是为了记住西藏人权发展史的重要篇章;我们不忘这段历史,是为了激励雪域高原上的中华儿女更好地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藏戏《次仁拉姆》

民主改革的壮阔历史回荡在舞台

孙红侠



藏戏,是中国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类多样、形态各异,表演细腻精美、身段独特,体系精深,不仅在西藏深受观众喜爱,在北上广等地也有大量戏迷粉丝。近年来,现实题材现代戏创作一直是创作实践的重点,以现实观照表现时代巨变和时代精神,是包括藏戏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戏曲在自我发展过程中自觉的艺术追求。

西藏自治区藏剧团2019年创作上演的现代戏《次仁拉姆》,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剧目,荣列“百年百部”,更是在戏剧节上大放异彩。这出新编现实题材藏戏在很多领域都代表了近年来藏戏现代戏创作的最高水平。

《次仁拉姆》取材于真人真事,是次仁拉姆从苦难走向新生的生命历程的讲述,更是以个体的经历浓缩西藏民主改革宏大历史变迁的作品。1926年出生的次仁拉姆,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劳动模范,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是“感动西藏”人物之一。这个于苦难中降生于牛棚的西藏女性,6岁起就是封建农奴时期西藏领主的“朗生”——也就是奴隶,她的劳作与屈辱,磨难与命运是千千万万西藏农奴的真实缩影。1959年,次仁拉姆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迎来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春天,从身份到心灵都获得了重生的次仁拉姆,为新的生活投入了她全部的热情。作品用藏戏的艺术形式,再现了这个动人的故事,回答了百万农奴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跟从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共产党,再现了千百万农奴走出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走向翻身解放和致富、走向尊严与文明的历程。

《次仁拉姆》这样的题材选择,故事本身就具有打动人心力量,但是《次仁拉姆》的创作者没有止步于题材和内容的优势,不仅以文学意图回应了时代的精神和创作的要求,在舞台形式和表现上,也下了足够的功夫。在剧中,藏戏最本体的结构和特色——温巴顿(开场戏)、雄(正戏)、扎西结(吉祥结尾)三大部分得到完整的保留,开场的程式性演出,符号化的面具,都保持了祭祀性的基因和音乐舞蹈结合的美感——是形式也是结构上的程式,同时完全保留了白山羊皮面具的使用。从表演上看,主唱忠实于传统藏戏的演唱方法,独特的装饰性颤音不仅得到保留,且运用自如,主要段落的演唱背后都保持了人声帮腔的传统唱法,细腻深情、贯穿始终;念白“连珠韵”念诵的形式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和传承,以念诵交代剧情;器乐使用上,尊重和保持传统藏戏一鼓一钹的传统形式。这些舞台形式让人看到了传统藏戏表演的精华之美,看到了传统讲唱形式在现代剧场里的转化与新生。这种以尊重和继承的态度,为进入剧场演出的藏戏带来了现代的生命力和审美价值。

以舞台艺术的形式表现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是时代主题,更是对当下艺术工作者提出的创作要求。在这样的创作要求之下,挖掘好故事,选取好典型、汇聚正能量,以艺术的方式和力量助力“建党百年、全面小康”是当下戏曲院团创作的重中之重。

《次仁拉姆》的创作实践表明,尊重与利用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与资源,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坚守藏戏的根与魂,才能更好地面向现代的观众,为人民的需求服务。藏戏的现代戏创作,从很多方面回应了这些思考。正如《次仁拉姆》的编剧朗加旦增所言:“藏戏要根据新时代藏戏舞台化艺术表现形式的需要,更要结合本土受众审美的需求,在守正前提下进行创新。重要的创新点要放在故事内容上,随着西藏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民价值观念的转变,要求我们创作满足当下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藏戏作品。简言之,藏戏艺术形式上更多地去保留原汁原味,内容上更多地去创新讲当下。”这样的创作意识是鲜明自觉的,更是忠实于艺术规律、符合藏戏发展历程的。藏戏进入实质性发展的600余年之中,汤东杰布、扎西顿珠等前辈艺术家一直没有停下对传统的变革与新形式的探索,他们的创新能融于藏戏现在的传统之中,正是源于对藏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挚爱。

近年藏戏现代戏的创作成就,不仅以艺术的形式充分展示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时也通过这些创作实践让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形成了坚守传统、锐意创新的院团发展路径和创作风格。这些源于实践的创作经验,不仅为藏戏提供了在当代发展的路径,更为少数民族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为民族文化资源的转化与创新提供了思考的视角。有了这些探索和思考,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转载自《中国戏剧》杂志)公众号)



以上四图为藏戏《次仁拉姆》剧照。